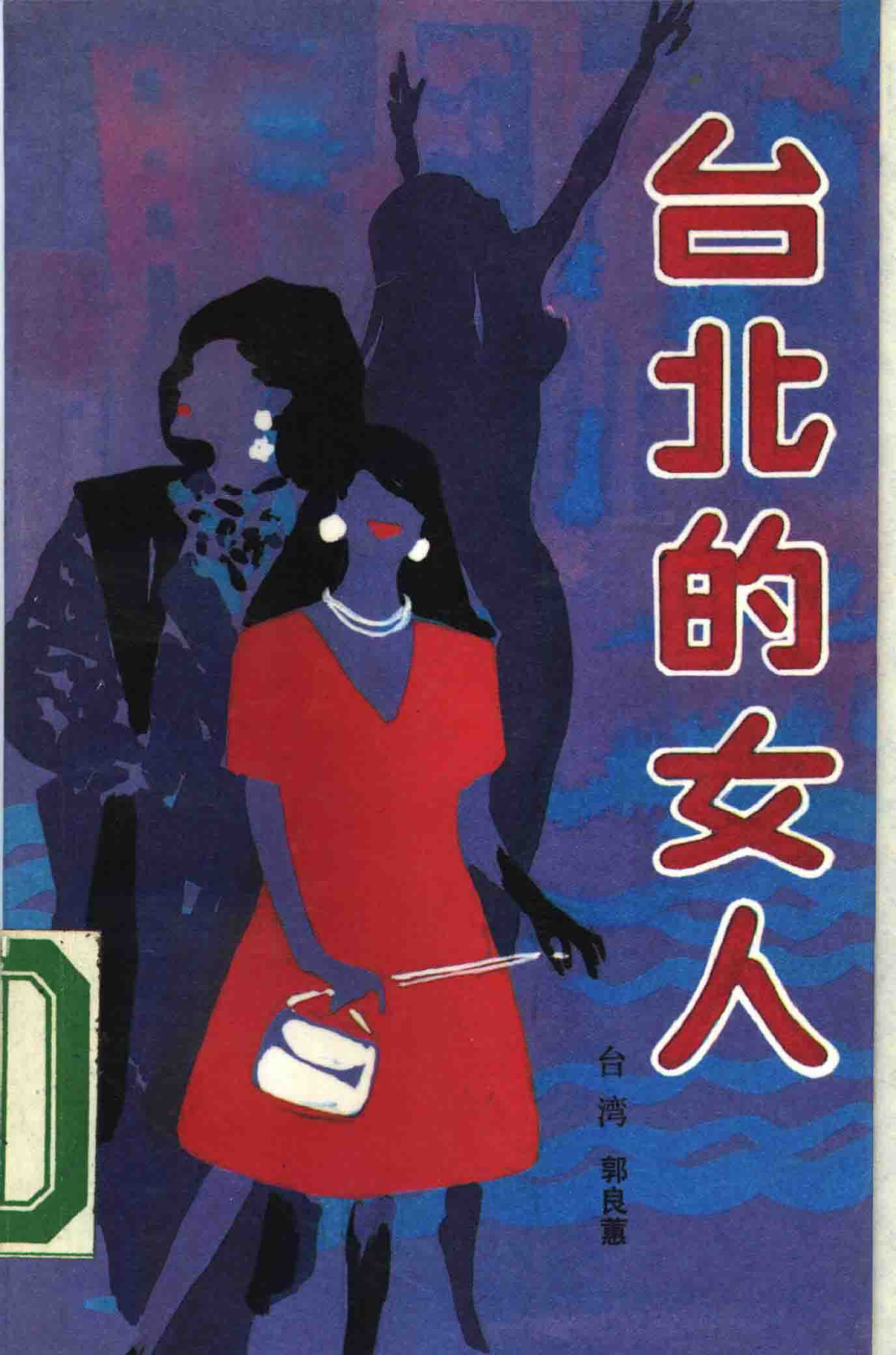


台北的女人

台灣 郭良蕙



作家、评论家、编辑家 推荐

1987

全国短篇小说佳作集

Zuojia Pinglunjia Bianjijia Tuijian

1987 Quanguo Duanpian

xiaoshuo Jiazuoji

台北的女人

台湾 郭良蕙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

787×960 $\frac{1}{32}$ ·3 $\frac{3}{4}$ ·64000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社目:194-193⑦

统一书号: 10309·208

ISBN 7-5057-0062-6/I·35

定价: 1.30元

目 录

一本寂寞的书..... 1

——我读郭良蕙

《台北的女人》 隐地

往日往事..... 4

周末何处去..... 15

夜谈..... 26

冥冥定数..... 39

高处不胜寒..... 51

小夫妻的娱乐节目..... 63

半个甲子..... 77

黑岁月..... 89

地缘..... 99

写给盖利..... 108

——代后记

一本寂寞的书

——我读郭良蕙《台北的女人》

隐 地

如果白先勇的《台北人》是属于传奇的、沧桑的、警世的，那么郭良蕙的《台北的女人》是属于现代的、写实的、心理的，更是现代女人寂寞生活的写照。

来自屏东的郭良蕙，定居台北，如今她是一个“世界人”，时而纽约，时而伦敦，时而巴黎，一年总有两季不在台北，无论她飞往何处，最令她魂牵梦萦的就是台北。《台北的女人》，不同的是，有的快乐，有的不快乐；而相同的是，她们都寂寞。青春的寂寞。结婚的寂寞。以及年华老去的寂寞。三十年来的台北，物换星移，一切都在改变，《台北的女人》也变得更寂寞，永远寂寞……

譬如象《周末何处去》里曾亦琍接不到电话的寂寞；《高处不胜寒》中佳灵渺茫地等待丈夫回家的寂寞；《黑岁月》雪虹被欺骗的寂寞以及《夜谈》中女病人斩断十二年感情的寂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衷，特别是《台北的女人》，到

了晚上，总有泪水在眼角缓缓而流，流走的是往日往事和青春年华，流不走的是先腐蚀心理、再扼杀生理的空虚和寂寞情绪。

寂寞是八十年代所有大都市里现代人的特产。物质愈文明、科学愈进步、交通愈便利、人际关系愈频繁，许多人晚间才认识，午夜就分离，看似相识满天下，奈何相知有几人？现代都市人没有心情听别人的苦经，同样，自己有了病痛、苦闷或经济拮据的时候，也倔强地不肯向别人求援，于是有人失踪了没人知道，甚至死在寂寞孤冷的公寓里，仍然无人晓得。所以寂寞的何止是《台北的女人》？我看“寂寞”将是未来人类生生死死惟一的朋友。

然而也是寂寞，使得《台北的女人》坚强起来，并肩齐步地和男人共打天下，女人惟有在消失依赖心理，独立自主之后，才能排遣寂寞、空虚，进而享受自己的人生乐趣！

郭良蕙以一双小说家独有的锐利眼睛，观察《台北的女人》外貌和内心世界。她的小说艺术，在数十年如一日纸不离笔、笔不离纸地坚毅努力下，已经浑然有成，自树一格，《台北的女人》是她第五十五本书，在郭良蕙的世界里和你我一样，有辛酸、欢乐和艰苦，受挫折和受打击的一面，只有她自己知道，别人看到的也许是她傲然的一面，旅游世界的一面，而我佩服她的是，这么多年来，她永远还在写作，

冷漠和世态炎凉并未使她气馁，在写作的路途上，她始终直立不摇，很高兴经常是郭良蕙读者的我，如今成为她第五十五本书的发行人，让我们一起来迎接《台北的女人》的诞生，诞生到这个有风有雨也有阳光的世界！

往日往事

夜晚9点刚过，街道上正是车水马龙。她伫立在那里茫然地张望着，旁边就是一条行人穿越道，几个男男女女就站在附近，越来越多，而机车和汽车以高速度飞驰过，紧紧串连起来，丝毫没有礼让行人的意思。好容易得到一个空隙，勇敢一点的立刻顺着一条条白线向马路对面冲，冲的姿态带着胆怯。团结就有一股力量，车辆不能不顾及人潮了，只好停下来等待，甚至还有辆计程车以恐吓的动机撇了撇尖锐刺耳的喇叭，左右没有警察，秩序才会这样乱。最后的一对年轻男女慢了一步，便又退缩回来，因为一辆取掉消音器的机车轰的冲过去，其他那些早已焦躁的车辆大开杀戒一般垄断了穿越道的白线，马路又属于行车世界了。

哪里来的这么多车？多过纽约。纽约的马路在夜晚会渐渐安静下来，至少没有这么多机车。她原地伫立着，那一对年轻人在耐心地等待再度通过马路时，望了她几眼，本来以为她是同行者，而她却一动也没有动。

她终于发觉自己受到别人注目了，才蹣跚沿行人道走了几步。随着地域的繁华，台北人的服装也紧紧追赶着潮流，那对男女便穿着牛仔装，比她还时髦，恐怕谁都看不出她是从外国回来的。她很后悔不该穿这套带花的丝织衣裙，简便一点才好，如果能把爱群商场的廉价衫裤穿上，在这一带走走就更方便了。只是她没有时间回去换装，今晚她去参加一位女友为她接风的宴会，不得不打扮打扮，免得人家还以为她在外国多落魄呢！饭后有牌局，幸而她事先准备好借口说还要去看一个亲戚，否则她作主客不易脱身，那位女友的丈夫现在做的生意不错，有车也有司机，问她到哪里，好送她去。但她坚持不肯，她怎能让别人把她送到圆环？如果被她的女友知道了，一定怪她说谎，要不然就会以为她的亲戚是圆环的摊贩。

她的女友曾经问过她去看哪个亲戚，她支吾着没有直说，当时客人多，女友没有追究下去。她离台以前的事，那位女友知道的很多，自然也知道她和麦的事，不过连一句也没有提，她看得出她是蓄意不提的，这次回来遇见的亲友都不提麦，但是不提麦并不代表他们没有想到麦这个人，也不代表她已经把麦给忘了，虽然她装着忘了，把往事完全忘了，是不是忘了只有天知道！飞机将要降落时，麦的影子扩张得比眼底的台北全部景物还要大，虽然她连连

告诉自己不要想他! 不要再想这个人, 而她今晚却独自来到圆环, 人的思想和行为真有不可思议的冲突和矛盾。

“请坐!”

水果店的女孩喊叫得那样清脆亲热, 好象她是熟客一样, 她扭过头看了两眼, 女孩十分陌生, 自然她当年来这里夜游时那个女孩可能还在读小学。不过这家水果店好象一直就有, 虽然铺面已革新, 雪亮的日光灯把墙壁照得白花花的, 桌椅都很洁净, 冰柜里摆满了各种水果, 有些种类是过去没有见过的。她不大喜欢吃水果, 麦也随着她的兴趣到圆环里面吃一碗人参鸡, 不是一碗, 是一罐, 原罐蒸的土鸡。麦最喜欢吃冰糖莲子羹, 那时的胃口真好! 吃完人参鸡, 还吃得下莲子羹。

现在可不行了! 她不觉抚摸了下胸口, 晚宴的酒席很丰富, 但她吃得很少, 那位已发福的女友不断强调她节食, 其实她哪里是节食? 来台北以后天天有人请客, 再好的菜也吃腻了。今晚盛情难却, 她喝了两杯酒, 她的女友直说在外国住了几年不喝酒是怪事, 她也不便分辩在外国喝酒是自喝自乐的享受, 并非台北彼此劝酒和拼酒。

她及时用手掩着嘴打了个嗝, 好饱! 在饭桌上她便连连向女友说好饱, 好象现在更饱了! 不过她知道自己并不是真饱, 而是往事将她填

饱了。

这种填饱和真饱不同，往事象铅块一样，一块块硬硬实实地把她的胃压得好重。她用力呼吸着，空气好象很稀薄，这时她才发现重的不是胃，而是她的心。

她顺着圆环外面的弧形人行道缓缓步行，圆环里面还是那么拥挤热闹，只是清洁整齐多了。台北在变。台北变有什么稀奇？人不也都在变？变得是好还是坏？谁回答得了这个问题？

她用深呼吸在感叹时，才发现自己已顺着出入口向圆环内部走去。

“请坐！”“请坐，小姐。”

左右的招呼声使她有点混乱。小姐，这是台北人对女性的尊称。当年和麦到这个著名的夜市时，她还是未嫁小姐，现在和麦一样，小姐对她已经是遥远的往事了。

“坐啦！”

她仍然缓缓迈着脚步，外表保持镇定这点功夫她一向很到家，否则当年她和麦闹翻以后不会装得若无其事一般潇洒，虽然心里已破裂成碎片是另一回事。

四神汤。当归鸭。蚵煎。肉羹。贡丸。她忽然加快脚步转变了方向，因为她意识到自己并非毫无目的地走进来的，她的记忆里恒存着那家卖人参鸡的。

这几年摸熟了纽约的中国城街道，乍一来

圆环里面，好象生疏得弄不清方向了。圆环本来就复杂，每次她都弄不清方向。卖人参鸡的有两三家，她以前总去别人都说味道好的那家，每次都是麦牵着她的手带路，仿佛怕她迷失了似的。圆环摊位中间的通道都是按照地形设立的，以前她便莫辨东西，而现在她独自置身于这种乱糟糟的环境，混乱中又有点发窘。她确实找到人参鸡的摊位了，她迷惑地观望着，却不知是不是当年常来的那一家？

“请坐啦！”

老板娘沙沙地喊着她，她更加不安了，装作一副寻人的神情，匆匆离开了摊位。

好象那边还有一家。她不能十分确定，特别是转了一趟并没有找到，两边仍然是贡丸、蚵煎、麻油鸡之类的。以前她就对麦说过圆环象迷魂阵，麦把她的手牵得更紧：闭着眼睛跟我走吧！我就是你的方向盘。

麦就是她的方向盘也有点吹牛，每次他也要犹豫地多找几眼，特别是到那家卖冰糖莲子羹的重庆露店。

终于看见一个出入口了，她何必在圆环里面徘徊呢？重庆露店才是她此行的目的。

以前她便觉得圆环四周的马路是放射性的，特别那条重庆露店的窄巷市场，虽然有四个大字标明在巷口上端，有时她和麦也会绕着圆环转一圈又一圈还没有望见。

现在更别想望见了！圆环里面已经大有改变，外面更使她眼花缭乱。倒不只因为车辆太多，而是所有的马路都已拓宽，如果不是圆环市场仍然存在，她已完全认不出来这是原来的圆环。

怪不得别人告诉她重庆露店已经拆掉翻修成宽阔的马路了！这还是她在纽约听台北去的人说的。自然是她有意无意探听得到的消息，当时她半信半疑，象是她刚和麦闹时半信半疑一样。只因她的个性太强，倘若她肯回一下头，麦也不会绝望地放弃对她的守候。现在她又因个性太强才独自来到这里，明知重庆露店已变成名叫重庆北路的大道，而她仍然盲目地寻找那条两旁都是矮且简陋的违章建筑集成的窄巷市场。

车辆好象稀疏了一点，过马路没有刚才那一阵困难了，不过她还是小心翼翼的。她觉得这几年已经够晦的了，好容易回台北一次，别让车给撞了。台北的车祸真多！每次在十字路口看见满地碎玻璃碴，她便惊心动魄。台北的行人穿越道一点也没有建立起尊严，一辆机车就轰的从她面前两三尺飞过去，害得她猛然一怔，然后慌忙小跑到对面的人行道上才停住脚喘息。以前哪里会这么紧张？自然有麦在她旁边护驾，她挽住他的臂膀，好象天塌下来都有他支撑着。

呼吸终于平定下来，她才注意到自己站在一幢新建筑的骑楼下面。难道就是当年重庆露店的旧址吗？重庆露店那条窄巷充其量不过六米宽，密密麻麻搭盖了两排陋蓬，却比这一幢幢外观透着俗气和土气的高楼可爱得多！她宁愿喜欢原来那种违章建筑，虽然脏乱复杂。她记得有一次来时刚下过雨，她一点也不在乎满巷泥泞沾污了她那双新鞋。现在她站着的这骑楼下面的人行道十分洁净，旁边那家还特为考究地作成用铜条嵌出彩色图案的磨石地，而她竟觉得不屑一顾。

这就是当年的重庆露店？她不禁再度黯然自问，同时慢慢移动脚步。这一排都是店铺，她没有注意是些什么店铺，多数已打了烊，只有一两家门还开着。而当年的重庆露店正是圆环的外围延伸，几乎全是卖小吃的，此种时刻也正象圆环的食摊，人挤得满满的。她和麦常去的那家卖莲子羹的甜食店，大概就在这个位置。那家店相当大，总有十多个小桌，莲子羹的大蒸笼冒着带香甜味道的热气。日光灯亮得象白天，木板墙壁上贴了好多电影海报，照说那才叫又俗又土，但是她觉得很调和。其实是在和麦一起的调和，她根本没有理会其他。他们一面吃莲子羹，一面谈笑，有时还拿火柴摆游戏，麦考过她一个据他说是从来没有人会摆的难题，而她竟然摆对了，她好得意，麦也笑

着夸她聪明，甚至是摇着头笑的。现在她才猜想到也许他那时暗中就有担心失去她的阴影，觉得她聪明得难以驾驭。

她早该想到的！她沉重地吁了口气，也许那时太单纯，太甜蜜，才没有顾虑到其他。小时候家里人就说过女孩子太聪明不会幸福，她应该早就装装糊涂，但是装糊涂又何其难！在纽约这几年的婚姻生活确实设法在装，却装得很痛苦。

莲子羹店旁边有家卖蚵煎的，她和麦也照顾过两次，卖蚵煎的老板好胖，好象就在眼前一样，看得见他那种熟练的动作，嗤嗤地把蛋和蚵煎得冒油烟。她不喜欢蚵煎里放的太白粉浆，麦总是挑过来，而把大粒的蚵挑到她的盘子里。当时她觉得那是一种出于自然的动作，以后每逢回忆起来，这里面包括了多少情意，而这种情意再也不可能从别人那里得到了。即使得到，也不是麦对她那种的感觉了！

短短一条重庆露店的夜市场窄巷，却包罗万象。有算命的，有卖草药的。有家治跌打损伤的，门前的铁笼里还养了一头黑熊，象卖蛇羹的门前尽是装毒蛇的铁笼一样，她又好奇，又怕看，麦总打前锋，身体把她挡住一半，好让她在安全感中看个够。蛇，真是丑恶的生物，好多雨伞节缠在一起蠕动着，三角头象是在嘎吱有声地吐出舌苗，恐怖得象进入地狱一样。

麦却抚慰着她说：别怕！这些蛇已经拔掉了毒牙。麦的话使她由畏缩变得胆大一点。不仅如此，其他各方面麦都鼓励得她壮起胆量，甚至她和他闹翻时，她认为她已可以独力支撑这世界。现在她不是在独力支撑着吗？虽然她没有倒下来，性格也不允许她倒下来，而她却没有坚强的感觉。她只是在逞强，象沙漠里一株仙人掌。

对了，夜市场有一家肉粽店，味道也不错。本地粽子并不是专为端午节吃的。有一年过端午节前也曾来过这里，突然发现一个飘散出怪异香味的花车，红红绿绿、大大小小排满各种香袋，象孩童过年时那样欣喜，她的眼睛发着亮，搜索着香袋的颜色和形状，然后她选了两个，一个给自己，一个给麦挂在身上。她见麦有点窘意，才又替他装进衣袋里，她说这是驱毒避邪的，他却说是迷信，他比较学术化，他相信屈原的故事，而她宁可相信许仙和白蛇，因为这样更罗曼蒂克，他们偶然有类似如此的小争执，最后永远是他退让，有时他会无可奈何地摇着头说：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再也不会再有第二个人这么宠你了。

年轻气盛，怎会使她重视他的看法？终于一次释化不开的争执使双方弄僵，她负气将感情毅然斩断，然后她又负气交结了新朋友。没有了解作基础不会持久，但是凭她的一切还怕

没有条件优越的求婚者？直到日后她才明白倘若缺乏真正的爱，再优越的条件也不会在心里存在。外人都羡慕她嫁给留美博士，表面她也装得很满足，只有她才知道从一开始他们夫妇之间便隔着一道墙。那是对麦的回忆堆砌出的墙。

很多事发生在当时都象天那样大，而度过一段时期冷静下来再想想，实在小得微不足道。和麦闹翻以后，她只顾气愤、痛苦、死也不回头。直到她和留美博士订了婚，准备到外国时，才突然认清麦对她的重要，而那时想回头也迟了，她已不知道麦的去向，最初她听说他更换了工作，更换了地址，也听说他生过病，交了新女友。任何有关他的消息她都不愿闻问，一旦传入耳中，也漠然视之，好象她会恢复得象一张白纸一样。事实却恰巧相反，原以为褪色的陈迹，竟越来越明显。

是因为和麦的爱太深而拒纳别人的感情，还是因为再没有寻找到真正的寄托，才意识到和麦的爱太深？

多少个夜晚，泪水由紧闭的眼角缓缓而流，她不知道自己究竟感伤些什么？她不承认她怀念麦，她只告诉自己她怀念台北。尤其朋友告诉她台北日渐繁荣的改变，开拓出不少新马路，连重庆露店也拆除了，她竟接连失眠了好几晚。那个学化工的博士就睡在她旁边，却象远